

双堆集：淮北的红色名片

部 快



说起淮北红色历史，人们首先会想到双堆集，它是淮北的红色名片。双堆集位于淮北市濉溪县南部，因地处平原拥有两座高大的古堆而得名，因淮海战役双堆集歼灭战而闻名。

1948年底，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激烈的战斗，就发生在一片原本默默无闻的土地上。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在这里演绎了一幕幕英勇壮烈、可歌可泣的故事。革命先烈的足迹，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在人民心中立下了不朽的丰碑。

为了纪念这一伟大胜利，1976年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当年的战场上，筹建了这座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进入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仿佛打开了一扇时光的大门，让人穿越到那个年代。宽阔笔直的水泥大道，一排排松柏像战士一样整齐、静静地分布在两旁，让人肃然起敬。

陵园的正中，巍然耸立的烈士纪念

碑直入云霄。纪念碑的全称是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纪念碑。碑高22.5米，白色花岗岩砌成。22.5米寓意着双堆集地区歼灭战历时22天半，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23天。驻足纪念碑前，邓小平亲笔题词的10个镏金大字，闪闪发光：淮海战役烈士永垂不朽！

陵园内的尖谷堆，原海拔30.96米，南北长32米，东西宽28米，为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距今已6000余年。登上土堆，方圆数十里一览无余。在一马平川的皖北平原上，十分突出。在淮海战役双堆歼灭战时，这个土堆是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制高点。每每看到尖古堆，脑中都会想象到那激烈战斗场景。如今，这座土堆集聚了烈士们生命的光华，显得是那么宁静、厚重。

纪念馆内陈列着珍贵的历史照片300余张，文物100余件，另有实物、模型、雕塑、作战地图、图表、美术作品等。走进纪念馆，一张张历史图片及文字记载，生动展示了革命先烈的英雄壮举和动人事迹。一个个复原场景及历史实物，再现了当年战斗的场景，让那些人、那些事，变得生动鲜活、感人至深。聆听曾经发生的一个个英雄事迹和革命史实，不由得让人热血沸腾。穿越历史的时

空，思绪已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每次来参观，不仅仅是看到了那段历史，更是经受了一场精神的洗礼。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漫步在双堆集烈士陵园，大家自然会想起牺牲在此的众多英烈，血战大王庄的华野七纵五十九团二连英雄排长孔金胜、猛攻固守的中野三纵十九团十连英雄排长阎世华、特等战斗英雄张顺申、杀敌英雄王梦海、智勇双全的参谋长申文俊、人民英雄丁祖信，还有在黄家阻击战先后牺牲的中野一纵四团团长晋士林、政委郑鲁，晋士林和郑鲁是同一个团的团长、政委。团长和政委都牺牲了，可以想象，那场战斗之激烈，伤亡之惨烈。双堆集牺牲的烈士，绝大多数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们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候，把青春和生命永远定格在共和国大厦的基石中，永远留在了淮北大地上，值得我们永远铭记。邓小平曾为双堆集歼灭战胜利题词：中华儿女们永远记着，你们的幸福是先烈们用血换来的。

战争的硝烟早已消逝，先烈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仍激励着这片土地上的建设者。革命老区双堆集，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热土，正以崭新的姿态，向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致敬。

缘 丽 丽

所谓缘分并非仅仅人间才能有的相遇，有时大自然生长的万事万物都能给你的人生带来一段精彩，让你念念不忘、回味无穷。我们一家与一只小昆虫发生的故事就有着奇幻般感人的经历。

事情要从2021年10月的某一天说起。

那天下午放学时，刚上二年级的小孙女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纸盒回来，原来同学送了她一只小蚂蚱，让她珍惜得不得了。但小蚂蚱侧躺着，已是奄奄一息，只有偶尔微微地颤动，证明它还活着。原来孩子们为了防止它逃跑，在捉住它时已掐掉了它的两条后腿。

小孙女并不知道小蚂蚱有多痛苦，也不知道它其实是在死亡线上的最后挣扎，还满心欢喜给它放了一点青菜叶，以为小蚂蚱吃了东西就会精神起来，明天就会跟她好好玩。

可第二天早晨，小孙女兴奋地端起小纸盒时，里面的小蚂蚱一动不动，小身体已经僵硬了。那片青菜叶也没能给它带来生的希望。

我不得不实话告诉她，小蚂蚱已经死了。

小孙女黯然神伤。

一个月过去了，天气渐渐有些冷了。11月6日周六，和亲朋约好上山给姥爷、姥姥扫墓。祭拜过后我在草中发现一只小蚂蚱，土黄色的。这个季节它竟然还欢蹦乱跳的。我一下想起了上回小孙女失去那只蚂蚱时伤心的眼神，便几经努力捉住了它，然后用塑料袋装起来，带回家交给爱心满满的小孙女。

不用说了，小孙女别提多高兴了。我们一起用塑料袋给小蚂蚱做了一

个漂亮的房子，还用剪刀戳了几个小孔留它透气。小孙女立马放了片菜叶进去，想不到小蚂蚱竟然毫不客气，急不可耐地吃了起来。大概天冷的日子找不到可口的食物，已经饿坏了。

就这样，小家伙在我们家安静地生活起来，一点也不认生。我们每天只要注意给它换一片新鲜的菜叶就行，不论什么菜它都能吃得津津有味，很好养活。

小孙女每天上学前、放学后都要关心一下她的小宠物，端着小盒子，跟小家伙唠唠叨叨几小时大人哄小孩的话。

同时，小蚂蚱也给我们的家庭平添了不少生活乐趣。

又过了一个多月，天气更冷了。孩子放寒假了回她姥姥家去了。

春节前一天，我突然发现小蚂蚱趴在菜叶下面不动了，我担心它出什么意外，别冻死了。因为我们没有昆虫方面的知识，不知道它的生命周期，也不知道小蚂蚱会不会冬眠。

但无论如何我们不忍心把它扔掉，毕竟它跟我们一起生活已经两个月了。转眼又到了开学的日子。

小孙女从姥姥家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她的小蚂蚱还活着吗。我只能将错就错，告诉她小蚂蚱还在冬眠。

2月26日中午，阳光把阳台照得暖暖的。我按平时习惯到阳台晒晒太阳糊一会，不经意间发现冷落了许多日子的塑料盒有点异样感觉，原来小蚂蚱竟然自己爬出来了。我赶紧放了一片青菜叶子进去。它好像梦醒一般，胃口大开，开始快速进食，一会菜叶上就留下几处细密的小豁口。

小蚂蚱的复活着实让小孙女高兴了

珍贵的记忆

——回忆淮北市足球队四十年前和上海元老足球队的一次比赛

杨 仪



淮北市足球队在上海卢湾体育场合影(后排左五周明钧教练，队员有刘怀、骆继明、沈晓雄、徐双宝、徐根宝、陆启民、贾德强、闻小四、徐炳军、马健、蒋来国等)。

和比赛。

其间，通过卢湾体育场的场长严廷璋联系和上海元老队在卢体打了场友谊赛。赛前老严千叮万嘱万关照，元老队年纪都大了，虽然平时经常在动动的，但是经不起推拉碰撞的，你们动作一定要小，

不能有身体接触的。我们请他放心，我们虽然是外地的，是安徽的球队，但我们队里加教练有七人是上海人，都认识，敬佩这些足坛宿将，而且大部分都经过足球体校训练的，动作规范，不会野鹤鹑的。元老队的张邦伦、贾幼良、罗寿福、

春日感怀(三章)

马世界

杏花令

春风浩荡，杏花得令
千树万树，一夜之间粉黛千媚
浅红的是粉唇，绽放的是雪野
没有万紫千红的浓妆艳抹
只有那浅浅一笑春意盎然的样子
杏花，满山遍野的杏花齐刷刷绽放
似千军万马，千娇百媚集会
在千年古村黄山山下
只待春天一声令下，冲破万重关
踏破寨山、相山、虎山、洪山、虬山
挟裹着千年古寺地藏寺的梵音
还有逝去的火神庙、奶奶庙、华佗庙
关帝庙、阎王庙、土地庙的香火
黄里的杏花属于丁氏、程氏、张氏、田氏
属于千年古柏林，百年黄连木，桃花峪
祭雨台，白云洞，菩提井，观音石窟
杏花一路怒放，我听见花开的声音
像黄河之水奔腾不息
像大江东去，卷起千层浪
八千亩杏林，一万朵，十万朵，一百万朵
舞动，飞翔着，呐喊着
人间春至，杏花已白
杏花得令，山河清明

桃花吟

一场杏花雨后
桃花仙子，款款而来
桃花啊，我是那多情韵的崔护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我是那风流倜傥的唐伯虎
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
我是彭泽陶渊明，桃花源里可耕田
我是那大唐诗仙翩翩起舞的李太白
十里桃花，万家酒店
不及汪伦送我情
我是那误入桃林的白居易
长恨春归无觅处
桃花啊，我是谁
我是那山中看山人
我携春风皆过客
桃花啊，我是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走在春光里
我踉踉跄跄，大地桃红柳绿
我吟着古人的诗，像喝醉了酒
远矣，龙河大堤
桃林粉红了半边天

梨花殇

我是那饱经风霜，千年的老梨树
我是那树下千年修行的花仙子
我是那花朵上的一滴伤心泪
我是那晶莹剔透的那个人

梨花似雪，一个梨(离)字
注定我们的宿命
一朵采白花在春风里开得伤心欲绝
像一纸纸素笺，千万里去找寻你
你听见花开时的呐喊吗
你听见花落时的呜咽吗
梨花开，春带雨
梨花落，春入泥
你化作春天里的一缕芳香
我是那黑暗中大雪纷飞的魂魄

春如线

郑洁尘

昨夜，听到窗外淅淅沥沥地下了整整的雨，心下以为，这初春的脚步是又要变了。待天蒙蒙亮，掀起窗帘，推开还沾着些许雨滴的窗，迎面缓缓拂来的竟然是颇有些暖意的春风。

春天是真的来了！
淮北的春天向来是有些散漫，来去从不跟我们打招呼。细想一下，每年不知不觉感受到的那第一缕春意，似乎都是从相山顶峰慢慢萌发，随之便向城市的四面八方辐射而去。

淮北多山，这些绵延的山脉虽然海拔和体量都不算大，却是蜿蜒曲折达数百里，从江苏的徐州一直伸展到安徽的宿州。淮北汽内这几段，经过几十年来不间断的封山育林，昔日岩石裸露的山体，已然披上了一件逢春早知的绿“襁”衣，如今我们倘若有心情驱车或步行于其间，竟然也有了些苍翠与神幽的氛围。每每冬春转换，远远地你就可以看到，在山峰之上，随着一日又一日春风吹起，从开始的星星点点绿意，渐次勾连伸展，那些鲜艳的属于春天的颜色，便缓缓地舒展起来，水一般地向着周围流淌而去。

淮北地处安徽最北端，地貌虽说也有些山峦起伏，但更多还是黄淮流域一马平川的平原。每逢季节变化，南北冷暖气流在此交汇，往往都会有一段期间呈现出你拉我扯的“推手”现象，民间所谓“立冬不寒，深秋要伸腿”的谚语，就是指冬初雨下的冷空气，推进到这里时，气力稍有不足，与尚在当地盘旋的温暖气流形成短暂对峙，秋高气爽的好日子往往去一直延续到12月上旬；同样，“立春”节气在淮北这里也不过是老百姓心理上的春天。每一个人都晓得，寒冷的日子才不会那么迅速地撤离，肯定还会安稳悠然地纠缠几天，那些穿了一冬的厚衣服尚不能打叠起来。就如同今年，最冷的时节恰恰出现在立春之后的一周里，一场多年不遇的大雪飞降，虽然吹着东风，却不见丝毫暖意，两天一夜里，白茫茫的雪粒形成了漫天遍野的混沌世界，真有点草原上白毛风的凛然，就连地面上凝结出的冰霜，十多天后才渐次消融。

直到风消雪止，太阳一大早拨开云影，那明媚的阳光便不再仅仅是一抹亮色，洒在身上是真的开始有点暖

洋洋了，我们的脸上也少了那种因为寒冷而被动出现的紧致。小区里面，“蛰伏”一冬不曾露面的几个老姊妹，推着助力小车，相互招呼着，绕着楼角小径，开始一圈一圈活动起来。

春天的温柔也少不了在枝头绽放。杏花开罢是桃花，梨花和樱花也紧紧跟进，生怕迟一步就凑不上季节更替的热闹似的。东边老李家把一棵已经长了几年的无花果树刨起来送给西边的老张家，自己又按着心情，重新栽下一棵枣树和一棵石榴，这园子里的事，就是让自己快乐为主，也算是响应了节气，都说：这个时候，就算插到地里一根筷子，都有可能长出一片竹子，何况是一棵漂亮的果树？

踏着午后的暖阳，相山公园步道的游人明显多了。站在庙窝大平台放眼望去，半山腰处的迎春花已经烂漫起来，小天池畔的几株垂柳嫩绿正欺上旧枝，曲径通幽之处，消声良久的各种山鸟有了似闻浅唱的身影，到处活跃着孩子们欢乐的身影，跟在他们身后跑起来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棉衣扣子都不由自主地松开，每个人的额头都微微渗出些汗意。

也只有到了这个时辰，春天才算是淮北真正铺开。

淮北的四季，数春天最短暂。如果黄里的杏花节算是一个开篇，那南山遍野的油菜花就是尾声了，还没等中湖水绿到透彻，相山顶上就已经是一片荼蘼开遍的盛夏光景。

虽说淮北的春色总是来去匆匆，却始终显得从容安静，那些固有的风光景物，依着灿烂的阳光，逼近的水流，都很容易地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彼此起。就像《牡丹亭》里唱的那样：“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这世间多少情来怨往的故事，经过这几番自然而然的季节交替，能留下来的不过是寻常里泛出的几缕淡泊，而淡泊中最亮的那一点就是我们对未来生活都有着春天般的希望。



《春如线》
收听音频版
请扫二维码

春风里的小雨

晓 犁

也不想再从潮湿润的温润中甄别出昔年的思念，只巴望着能够有一个奇妙的念，那时候的鲜活与此时间的感受统统拥挤在一块儿，让它转化成一款过往云烟中远方的云与近前的雨糅合起来那个绝佳的桥段。如果如此，我算是得到了新一轮春季的礼物，会好生地收着，藏在我心间。

昨天在院子里栽植了许多棵能够散发芬芳的蔷薇，依偎着铁艺的栅栏。雨中，远处清晰地传来了几声春雷的声响，沉沉的，断断续续——我以为这远方传来的雷声，俨然就是耳畔间万千生机绿色叫门的的声音，就像预示着自然景象又将迎来碧草红花、沃野桑田……我非常感激一年一度的春天、和这春天里淅淅沥沥知时节细雨……我非常庆幸能与这春象有缘，今年如此，明年如此，谁又能承想，我这一把似黄昏的年纪，今后的日子里还会有多少如此春天的午后？雨里有风，风中有雨，这风雨或者雨风，这其间的评价与权衡不存在着一定分量的平庸，但精神与性情中的融洽必然拒绝着一切无趣的空泛；就若同于春雨春花同时恣意忘我地嬉戏，或庄或谐或近或远。

春来的风雨，活脱脱儿就像一群为了艺术、理想、自由而让我仰拜的哲人，它饱含诗情，铺就犀利之傲文，洋洋洒洒地在鲜花漫天的时节中酣畅淋漓地活着，潇洒脱俗；我若能如此追随而去，哪怕成为风雨滋润透彻了的一捧淤泥，首当无愧而足矣。身边的雨依旧不停，绿色的眼界中跃动着无限精彩的生命。我不期待着雨后的晴朗，也没有心思放下裹着我思想独立的春趣……如果明年的此时还能幸运地与春分后的雨风相约而欢，难道这不是我此生与自然不不负愉悦的情谊？



《春风里的小雨》
收听音频版
请扫二维码

高秀清、周兴、胡南海、苏明仁、李桂福、张正友、赵光华、季沪生等参加了比赛。比赛在友好的氛围中进行，最后8:4我们获胜，我们赢在速度和体力上。比赛输赢和比赛过程都不重要了，和那些著名的、曾经为国拼杀的足坛元老能够同场共技欢聚一场才是最有意义的，这场比赛给我们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忆！

非常巧合的是第二年1980年4月我陪同淮北市建委主任葛宝琳到北京国家建委和轻工部汇报工作，住在体旅宾馆，不在餐厅与刘光标指导相遇。刘指导是我在大同中学足球队、南市体校的教练，文革后回到市委担任市足协副秘书长、市元老足球队委员会副主任。这次他是打前站来安排上海元老足球队回访北京元老队的，也住在体旅。第二天张邦伦、贾幼良等就到了，我观摩了他们练球。哈哈，这是一次幸会，一年前我们刚切磋过。

我知道东华名将贾幼良1994年去世的，30年代远东第一铁门张邦伦2001年去世的，其他元老听说也谢世不少，四十年后的今天，79年的上海元老足球队还有人健在？

清明节到来之际，特写此文，以纪念上海元老足球队已去世的足坛宿将，纪念我的足球教练刘光标，还有淮北市体的周明钧教练。